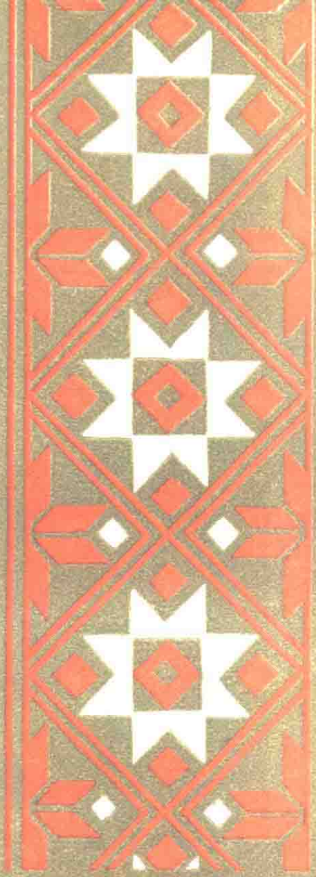




骑兵之歌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



骑 兵 之 歌

〔蒙古族〕敖德斯尔 斯琴高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的故事在浓郁的草原气息和蒙古族特色中逐页展开：解放战争中，一支英雄的蒙古族骑兵部队，在祖国北疆草原上，粉碎了反动的封建上层分子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人民革命的阴谋，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草原的春天。

作品通过鲜明的形象、曲折的情节、幽默的风格，描绘了草原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光辉历程，赞扬了蒙古族人民为祖国解放做出的卓越贡献，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骑 兵 之 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38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5}{8}$ 插页 2

197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800

书号 10019·2736

定价 3.65 元

编 选 说 明

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各民族的文学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不仅经济上逐步摆脱了贫困和落后状态，而且文化上也获得了新生，一批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者正在成长。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民族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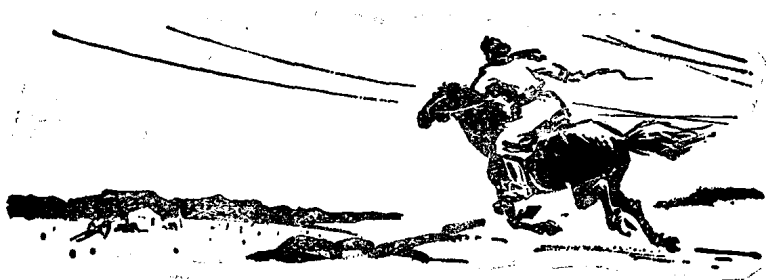
为了检阅粉碎“四人帮”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奖大会。获奖的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十个门类的一百四十篇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八个民族的一百三十八人。为了把这些获奖作品推荐给广大读者，同时也为了便于各兄弟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借鉴，我们编辑了这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分《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电影·戏剧文学集》、《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集》、《诗歌集》和长篇小说《瀑布》、《巨变》、《幸存的人》、《骑兵之歌》、《淮海大战》、《格桑

梅朵》、《战斗的年代》等十二集陆续出版发行。

通过这套丛书，我们看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为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同时，也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祝愿各民族的作家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增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和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五月



第一章

一九四六年春天，千里草原和高山峻岭刚刚脱下银色的冬装，西北风滚过无边的戈壁、茫茫的沙漠和层层山峦，呼啸着，旋转着。

草原上到处是野火，浓烟同云雾接连着，天地融合在一起，好象整个宇宙都燃烧起来了。春季里，草原上的烈火是难以扑灭的，风借火，火借风，横扫一切障碍，遮天盖地卷了过来，使草原上的枯草乱叶，刹那间化成灰烬。

天蒙蒙亮，望见远处一线火光，象草地和烟雾之间划了一条鲜艳的红线。在乌力吉木伦河两岸，野火燎过的土地上，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嫩绿青草，吐着野花的清香，使人感到分外温暖而舒畅。

春营地上蒙古包的天窗还没打开，开始吃上青草的牛羊，卧在圈旁，瞌睡状态里反刍着。守夜的护羊狗，完成了保护畜群的任务，躺在主人给它们铺好的破毡子上睡觉了。挤奶的牧民妇女刚刚起来。现在是草原上最宁静的时刻。

突然，马蹄声冲破了草原的寂静，一个骑着海骝马、背着长枪的人，迎着熹微的曙光，象天空中的流星一般在草原上飞驰。这个人来到一顶稍微向左倾斜的破旧毡包跟前，勒住马缰大声喊：

“色布格！色布格在家吗？”

“在！”从毡包里传出敲钟般洪亮的声音，接着，身材高大、又黑又壮的贫苦牧民色布格，从又低又小的门框里挤了出来，他揉着还没睡醒的眼睛，看了看骑海骝马的人，慢慢腾腾地问：

“义德尔哥，这么早，有啥事？”

这个名叫义德尔的中年汉子愤愤地说：

“何富贵的土匪闯到咱门口啦！你马上去巴尔嘎苏台草原，告诉那里的所有带枪的人，中午以前赶到哈木尔坝集合。”

“狗养的！又来赶咱的牲畜啦！”色布格挽起破长袍的袖口，气愤地说。

义德尔又腰坐在马背上，望着乌力吉木伦河彼岸那燃烧着的草原，两道浓眉拧成一颗疙瘩，挥动着拳头说：

“这些狗崽子们，太欺负咱蒙古人啦。”

“听说八路军来了个工作队，还要给咱牧民支队派政委来。咱们找他们去！”

“宝力高已经去啦！”义德尔又用一种埋怨的语调说：“再说，八路军也不是咱亲爹娘，人家也是汉人，哪能叫一声就赶来帮咱打土匪啊，还是靠自己。你顺路还到王府去一趟，把这个事报告给扎拉森旗长。随后，你把王府村的有枪有马的人都叫上，一个也不许拉下！”

老实疙瘩牧民色布格沉默了一会儿，慢腾腾地嘟哝：

“我不敢跟扎拉森协理说，我还没跟他说过话呢！”

“哎，你这个人……”义德尔皱皱眉，不高兴地说，“你怕什么呀？白长这么大的个儿。那你就告诉骆信桑杰，让他去找扎拉森！土匪来抢咱旗的牲畜，旗长还能不管吗？”说完，义德尔扭转马头，向西南方向驰去。

色布格一边扎着猎人用的鹿皮腰带，一边走向河岸去抓马。当他骑上那匹瘦小的三岁口黑马出发时，他不由得担起心来，原来这匹马是刚从牧主乃登的马群里抓来给人家驯服的，打仗的时候万一叫土匪给打死或打伤了怎么办？这个牧羊出身的老实牧民，这时担心的是人家的马，根本没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一路上，色布格按照义德尔的话通知了有枪有马的人们。当他赶到王府村的时候，坐落在王府大院高墙周围的那些破破烂烂的蒙古包和泥棚棚^①顶上，到处升起了熬早茶的炊烟。

色布格把生个子马拴在桑杰老汉篱笆前的马桩上，正在给马上绊的当儿，满头大汗的桑杰老汉用破长袍的前襟擦着汗急忙走出来，给他看狗。

色布格把义德尔的话很费劲地，但毫无遗漏地告诉了桑杰老汉。

老桑杰把手一摆，说：

“我不进王府罗。”

“为什么？”

老汉拧着胡子尖，笑着说：

“扎拉森旗长早已去旗政府所在地大庙了，我还进王府干

① 用柳条编的穷苦人住宅。圆形，外边用泥或牛粪抹起来的。

啥？”

这时候，老汉家的邻居们都从自己东倒西歪的篱笆墙里面跑出来，打听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国兵”或“劳工”亲人的消息。有的人不认识色布格，便急忙围住他问：

“你是从哪儿来啊？”

“你是不是叫日本人抓走的‘国兵’？”

“许是当‘劳工’的吧？”

不爱说话的色布格，只好摇头表示不知道。

人们听了警察署长何富贵投靠了新主子国民党，又来草原抢牲畜的消息，都恨得咬牙切齿。

老桑杰把装在白铜盒里的护身佛挂在胸前，很威风的上马了。他领着色布格在王府村里绕了一圈，立刻集合起十多个骑者。他们又分成几组，按照草原上古老的传统习惯，一传两，两传四，分别到各个“浩特”^①传消息，下通知。当他们到达指定地点，跟义德尔率领的人马会合的时候，已经是七、八十个人的队伍了。

穿着打补丁的深蓝色蒙古袍的义德尔，高举着马鞭，在头顶上一挥：

“松开马缰，加快速度！”

这支没有队形的队伍，象参加婚礼的人群一样，在满天的灰尘中跃马扬鞭，向前飞奔。

这是一支非常奇特的队伍，他们穿着形形色色的服装：有

^① 这里指的是牧区自然村，有时把城市也叫浩特。

穿褴褛的粗布长袍的，有的把破皮袄翻过来毛朝外穿着，有的是穿旧军装，还有的是在短袄上扎着又宽又长的布腰带，更可笑的是有人穿上了喇嘛的红长袍；他们头上戴的更是多种多样：有戴礼帽的，有戴毡帽头的，也有反戴羔皮帽的，还有扎头巾的。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们随心所欲地背着各自的枪支——有背在腰上的，有挂在肩上的，有的枪口朝上，有的朝下。有些人挎着马刀，有的把驳壳枪别在胸前，有的把手榴弹插在靴筒里……

居住在大路附近的憎恨土匪的牧民和守夜人，看见这帮人马，就自动地参加进来。这支队伍，就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扩大着。

义德尔骑着他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海骝马，背着半年前从日本鬼子手里夺过来的一支崭新的“三八”枪，右手在眼帘上搭着凉棚，瞅着前边大海一般波浪起伏的草原。

日本投降后，不到半年工夫，义德尔领着大伙消灭了几股土匪，保护了牧民的牲畜，他的智慧和勇敢，深受人们赞扬。这样，牧民们自然而然地推举他当了这支自发武装的首领。内蒙古中部草原解放后，八路军马上派人和义德尔取得了联系，并决定向这支自发的牧民武装派去政治委员。但由于八路军的政治委员还没有到，这支牧民武装还没有直接接受党的领导，政治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所以还远远没有变成一支象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的真正的人民军队。

这天，他们走了一百八十多里路，太阳西斜时分赶到土匪占领的地方。

在一个起伏的沙丘上，有十余名土匪向骑兵支队开枪

射击。

义德尔不慌不忙地跳下战马，松开马肚带，移动了鞍子，等到后面队伍都到齐后，他把队伍分成两股：一部分人马从正面向敌人进攻，另一部分人绕道迂回，准备从前面阻击。

可是当义德尔的队伍一打响，土匪就顺着沙丘往南逃去了。牧民支队的战士们象打猎似的，兴高采烈地叫喊着追击，大约追了十多里地，拣着了一些受伤的马匹和财物。当牧民支队走进一个长满红柳的沙窝时，突然一阵枪响，埋伏在周围沙窝子里的土匪一跃而起，发出一片喊杀声，向牧民支队包围过来了。霎时间，牧民队伍惊慌失措，乱成一团。义德尔登上沙丘一看，只见四面八方尽是穿短衣服的人，黑压压地围过来。子弹在头顶上乱飞，密得象雨点一般。

义德尔指挥队伍，沿着红柳丛且战且退。刹那间，有五、六匹马中弹倒下，有好几个牧民受了伤，义德尔的帽子也被打穿了一个眼。

没走多远，义德尔的海骝马中了弹，狂跳几下，打了个转，颓然倒下。义德尔立刻拦住老桑杰，命令道：

“你带领大伙快往外冲！”

老桑杰把自己的马缰交给义德尔，黄眼珠瞪得圆圆的，喘着气说：

“你是领队雁，你应该领大伙冲！我身上带着佛爷，我不怕。”

“我是个蒙古种，我决不能扔掉别人先跑！”说完，义德尔爬上沙丘，稳稳当当地蹲在柳林里，竭力选择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目标，连发几枪，撂倒好几个。

“义德尔!”老桑杰那沙哑的声音在他耳边响,“土匪从咱们的后边绕过来啦,怎么办?”

“冲!快冲!”义德尔挥动着拳头,向大伙喊,“有马的都往外冲!”

乱成一团的牧民战士拚命向西南方向冲去。

义德尔趴在一个大沙丘上掩护大家突围,他忽而向左,忽而向右,专门寻找最近、最密的目标射击。

“老蒙古快缴枪!”的嘶叫声越来越近了。数倍多的土匪,把义德尔、老桑杰、色布格等二十多人包围得水泄不通,暴雨般的子弹,打得沙丘上的柳梢纷纷落下来。

义德尔看到自己和担任掩护的牧民已经被包围了,于是他握着“三八”枪,蹲在柳林中,等着土匪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好几个端枪的土匪搜索着过来了。义德尔从柳林下看见一个家伙的脚正朝他走来,他举起枪托猛扑过去,对准那个家伙的脑瓜砸去。那个家伙叫了一声“啊哟!”就滚下去了。接着五、六个土匪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义德尔。尽管义德尔力气很大,拳打脚踢,拚命挣脱,到底一个人斗不过那么多人,他终于被按在地上五花大绑。

桑杰老汉、高大的色布格、包山虎等二十几个人都叫土匪打得头破血流,被绑着押过来了。

过了片刻,土匪头子何富贵骑着一匹黑色的大洋马驰过来。他头上戴着日本战斗帽,身上穿着黄军衣、黑马裤、黑马靴。后面跟着七、八个挎手枪的。全旗蒙汉人民没有人不恨他,义德尔当然认出了他。十多年前,就是这个家伙,亲自带领五、六个警察,把义德尔抓走的。

何富贵来到被押过来的牧民战士跟前下了马，用旅蒙商说蒙古话那种调子，一个一个地指着牧民战士问：

“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

谁要是回答得稍微慢一点，他就往谁的头上狠狠地抽一鞭。

当他问到义德尔的时候，机灵的桑杰老汉抢先替义德尔回答：

“他叫布尼亚，德日森村人。”

何富贵“啪”一声往义德尔头上抽了一鞭，恶狠狠地瞪着他，说：

“你自己说！”

义德尔睁着一双牛眼睛，狠狠地盯着仇人，眼神里充满了火一样的仇恨，一声不响。

“哪个是义德尔？”何富贵逼近大伙问。

牧民战士们谁也不吭声。

“说话！”何富贵又往义德尔头上抽了一鞭，黑血顺着他的鬓角流下来。

“他是个哑巴，又是聋子。”老桑杰用蒙古话说。

“义德尔在哪里？”

“他跑啦！人家骑的是一匹蹶风驹。”

何富贵鼻子里“哼”了一声，拿马鞭敲打着自己的靴筒，用汉话说，“我认识他，那个杂种早晚逃不出我的手！”

何富贵手下的一个当差的，端着冲锋枪向前跨出一步，“卡嚓”一声拉开了枪栓，等待着开枪的命令。

何富贵用手势阻止开枪，说了一声，

“带走！”

土匪们骑着马，把捆绑着的牧民战士连打带骂地赶着走了。

义德尔的蒙古靴子早已叫土匪抢去了，他光着脚走在最后。看着被俘的乡亲们，他心里十分难过，往肚里咽着热泪，悔恨自己太冒失，上了敌人的圈套。

草原上的风，从沙漠那边沙沙地掠过来，翻起了牧民战士们褴褛的衣襟。一会儿，风大了，河边的芦苇狂乱地摇摆着。一阵阵可怕的呼啸声，从远远的旷野上响了过来。阴云更低了。沉雷在背后隆隆地滚动，好象被密密层层乌云紧紧捆住挣扎不出来似的，声音沉闷而充满了愤怒。

暴风雨来了。

锯齿形的闪电划破翻滚的浓云，轰隆隆！咣啦啦啦——象巨型炸弹爆炸似的震动着大地。白茫茫的雨幕象无边无际的大瀑布，遮天盖地而来。

土匪们全都湿透了，雨水顺着他们的衣服往下流，他们各个缩着脖子坐在马背上，慢慢地游晃着。

这天气，使义德尔心里产生了一种趁机逃走的念头，他动了动胳膊。可是绑在身上的麻绳被绕得更紧了，整个胳膊和双手都麻木了。而且匪徒怕牧民战士们在黑夜里逃跑，把捆他们的绳子都连在一起了。

咣啦啦啦——电光一闪，雷在头顶上爆炸了。

嗒嗒，嗒嗒嗒嗒——雷声中间好象还夹杂着机枪声似的，震得人耳嗡嗡响。

突然，暴雨中的土匪混乱了，雷声、枪声、喊叫声、鞭打声、

马蹄声连成了一片。

匪徒们各个挥动着马鞭抽打着马，没命地奔跑着。刹那间，满山遍野都是乱糟糟的骑马的人影，象决堤的洪水一样，都向东南方向逃去。

就在这混乱的当儿，在哗哗的大雨中一声霹雳，传来一阵冰雹般的马蹄声。

一支穿灰色军装的骑兵象从天而降，发出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向匪群后面冲杀过来。

飞驰在最前面的战士们，跟狼狈逃跑的匪徒首尾相连了。战士们有的用马刀砍，有的拿枪射击，有的在马背上端起轻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

枪声、雷声、暴雨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

忽然，一位骑鹿花青马的战士一马当先，象闪电一样出现在冲锋的队伍前面。那匹活龙般的高头大马，象一支脱弦的蓝箭一样飞驰。马蹄溅起的浪花，象一扇扇银色的翅膀。

那位剽悍的战士“唰”地抽出马刀，直奔那几个边逃跑边回头射击的土匪冲去。马刀一闪，一个骑白马的家伙，身子还没离鞍，脑袋却飞出一丈来高。那锋利的马刀，象闪电划破天空，在敌群中一起一落，闪射出耀眼的蓝光。

骑兵战士们争先恐后地紧跟在那个骑鹿花青马的人后面冲锋。只见刀光乱闪，人头落地，战马在死伤的敌人身上践踏腾跃而过。转眼间把匪徒杀得狼狈而逃。

义德尔、老桑杰、色布格、包山虎等被捆着的牧民战士，好象从恶梦里惊醒，顿时爆发出一阵狂喜的喊叫：

“好！好！好样的！”

“天兵天将！天兵天将！”

“八路军！嘿嘿，好八路！”

欢呼声淹没了雨声、雷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在辽阔的草原上空回荡。牧民战士们忘记了绑在自己身上的绳索，老想举起双臂而又举不起来。

正在这时，从他们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哥哥！桑杰阿爸！”

大伙回头一看：噫！是向八路军报告敌情的小伙子宝力高，他是义德尔的亲弟弟。他跟好几个八路军同志一起跳下马，急忙跑到义德尔、老桑杰、包山虎、色布格等人身边，他们用刺刀切断了绳子，给受伤的牧民战士包扎伤口。大伙儿高兴得沸腾起来。

死里逃生的人们啊，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他们对亲人解放军的感激心情呢！

义德尔忠诚的心，被激动得颤抖着，他用羡慕和感激的眼睛，在刚刚过去的雨幕中，望着正在追击土匪的队伍，问解放军的医生：

“同志，刚才冲锋的时候，冲在最前头的那个人是谁呀？”

医生说：“他是我们骑兵营的营长。”

“还是个蒙古人啊，他叫哈达巴图。”宝力高补充道。

“对呀！”桑杰老汉喜滋滋地眯起小眼睛，得意地说，“上次我给八路同志当向导的时候就听说过，他们那里有个骑兵英雄，是蒙古人，一刀能砍死三四个敌人，嘿！”

“真带劲！”义德尔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大声说，“还是咱蒙古人哪！今天咱们都是亲眼看见的吧！”

风煞了，雨也住了。太阳不知啥时候落了山，夜幕渐渐挂下来了。晚霞从火红、枣红、绛紫又变成了深蓝，然后终于完全黑了。

这一场战斗，也象刚才这一阵激烈而短促的暴风雨一样，发生得很突然，结束得也很干脆。

被何富贵土匪侵占过的老乡们纷纷来欢迎解放军，他们都想把部队的同志请到自己的浩特去，但部队没有进村。

解放军同志让宝力高和义德尔等人去各连，从胜利品里认自己的枪支、马匹和被土匪抢去的东西。凡是没有找到的东西，都从缴获来的战利品里给补偿了。

穿褴褛长袍的蒙古人啊，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队伍，可是啥时候遇到过这样好的军队呢！

义德尔多么想见见那位可敬的骑兵英雄啊！可是黑夜里，一直没有看见他本人。人家是指挥好几百人的大军官嘛，大概是忙着整顿部队、清点缴获品和俘虏吧。

没有月亮，也看不见星光。草原一片漆黑，大地似乎是沉沉地入睡了。然而，雷却在遥远的北方滚动着，声音沉闷而迟钝。

在这朦胧的夜色里，八路军骑兵部队开始返回了，整齐的行列，影影绰绰，武器和鞍具发出轻微的碰击声。

当义德尔、色布格、包山虎、老桑杰等人刚要上马的时候，宝力高领着一个大高个向他们走来了。先听见宝力高的声音：

“哈营长，这都是我们牧民支队的同志。”

“啊啊！哈达巴图来啦！”义德尔心里高兴，准备好好看一